

如今 73 岁的符遂生仍然活跃在海南的乒乓舞台上,担任各种大型赛事的裁判长兼主编排工作,给各学校、青少年中心、文化宫和乒乓球俱乐部做教练及辅导员,从 9 岁那年被父亲用五毛钱诱惑到乒乓球台算起,已经 64 年过去了,但这份对乒乓球的热爱,历经人生风雨,岁月变迁,却不曾变过。



隆农场举办,符遂生(前左三)作为教练和孩子们的合影。  
一九七三年,广州军区兵团中学生乒乓球骨干培训班在兴  
海南日报记者 邵长春 翻拍

在那动荡的岁月,除了自己打球,符遂生也在悉心培养乒乓球的种子。其实早在华侨中学就读之时,符遂生已经是边打边学边教了。1973 年,广州军区兵团中学生乒乓球骨干培训班在兴隆农场举办,符遂生作为教练,还和孩子们拍了一张合影,照片上印着拍照年月和五个大字“银球传友谊”。

## 乒乓情

### 我是他们最钟爱的一个

1974 年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番号撤销后,符遂生进入农垦学校当老师,并一直工作到退休,在学校他主教的是数学,但课余时间也会继续担任体育方面的教练培训,“我的其它专业课都不太好,但唯独喜欢数学,可能因为打乒乓球也要考虑球的路线、角度,这些都跟数学有关系吧。”

“文革”后随着社会秩序走向正常,符遂生的乒乓人生更加饱满,1982 年他作为主力队员代表海南农垦参加第一届广东农垦乒乓球锦标赛获得团体冠军、男子单打亚军,直到 2000 年,他还代表海南省参加全国中老年乒乓球赛,获得男子单打第四名的好成绩。

而他更开心的是看到自己培养的弟子们取得好成绩,他的弟子薛布聪 1995 年获得了全国乒乓球赛 40-50 岁年龄组第 1 名,2014 年还获得了全国老年人乒乓球男子单打金奖;另一个女弟子曾振桃多次获得海南省直属单位中老年乒乓球赛第一名,上世纪 80 年代初还获得了广东省农垦乒乓球比赛单打冠军和女子团体冠军。

如今 73 岁的符遂生仍然活跃在乒乓舞台上,担任各种大型赛事的裁判长兼主编排工作,给各学校、青少年中心、文化宫和乒乓球俱乐部做教练及辅导员。从 9 岁那年被父亲用五毛钱诱惑到乒乓球台算起,已经 64 年过去了,但这份对乒乓球的热爱,历经人生风雨,岁月变迁,却不曾变过。

符遂生说自己打球时最开心的就是看到家人在观众席上为他加油,符家兄弟姐妹众多,每逢有他的比赛,都是全家出动为他助威。父母在世时,更是尽可能提前到场占据最好的位置为他鼓劲,如今他们早已于上世纪 90 年代故去,再不能来球场看他打球或做裁判了。

“我不是父母唯一的儿子,但在孩子内心里,总会觉得自己是他们最钟爱的一个。”符遂生说。图



符遂生教练和获奖弟子曾振桃合影。

海南日报记者 邵长春 翻拍

# 老照片中的乒乓人生

文海南日报记者 邵长春 实习生 李佳霖



符遂生 1970 年代赢得广州军区兵团乒乓球优秀选手精英赛男子单打冠军后和母亲的合影。

邵长春 翻拍

多年以后,面对这些斑驳的老照片,73 岁的符遂生又想起了父亲带他去医院见识乒乓球桌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小球在光影间来回跳跃,逝去父母的音容浮现在他眼前,那时的符遂生还只是一个少不更事的顽皮孩童、南渡江河水湍急、新中国还不满周岁——于是记忆的闸门再次打开,他与乒乓球 64 年的情缘历历在目,宛如昨日时光重现。

## 乒乓缘

### 乒乓球救了我一命

符遂生祖籍文昌,1942 年在日军侵华的兵荒马乱之中,他出生在广东湛江。他的父亲符和京年轻时曾在香港学医八年,并获得博士学位。符遂生珍藏了两张父母摄于上世纪 30 年代末期的照片,其中一张是他父亲头戴博士帽扎着领结的毕业照,眉宇之间英气十足。

另一张则是他父母的合影,符遂生说,拍这张照片时母亲刚刚生下姐姐不久,父母感情甚笃,从照片中也可可见一斑。符和京早年的照片在后来政治动荡的年代悉数被抄走,这两张照片是符遂生当年冒着极大风险藏起来的,也成了他如今格外珍惜的宝贝。

1946 年,还在广州行医的符和京原计划携全家迁居新加坡,但恰在此时,他在海口中山路经营皮鞋厂的父亲病倒,“父母在,不远游”,身为长子的符和京毅然带着全家回到故土,一边行医,一边照顾父亲。

“乒乓球救了我一命。”符遂生说,幼年的自己很调皮,尤其喜欢玩水,经常与一群小伙伴跑去南渡江游泳,有三次差点丢了性命,都是被渔民救了上来。“家里为了防止我偷跑出去,雇了两个保姆轮流照顾我,又哪里看得住,我不是趁她们上厕所时偷跑出去,就是自己翻厕所溜走。”

转眼间已是 1950 年,新中国已然成立,久病的祖父也在这一年撒手西归,符遂生说,临终前老人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个调皮的长孙,一再叮嘱儿子要想办法收孩子的心。

于是就在那年的一个午后,9 岁的符遂生被父亲带到了自己工作的海口市人民医院,在一张大乒乓球桌旁,父亲告诉他,以后只要他放学后不再去游泳,而是来这里打乒乓球,就每次给他五毛钱的奖励。

“五毛钱是什么概念?”符遂生

说,他父亲当时是海口市人民医院内科的主治医生,一个月工资 180 多元,而当时海口市长的月工资才 150 元,以当年的物价,几分钱就能买到很好的零食,5 毛钱对于他们这些孩子来说诱惑很大,于是一帮原来喜欢玩水的孩子们洗脚上了岸,拿起球拍,做起了“五毛党”。

符和京本人也喜欢打乒乓球,有时间父子俩就切磋球技,后来干脆又订了个新规矩:符遂生只要能赢了他父亲,奖励就涨到 1 块钱,结果不到 1 年时间,他已能轻松在球场上战胜父亲,屡屡得手,这项奖励政策反倒有点难以为继了。

## 乒乓梦

### 走向更大的舞台

因为过去贪玩,符遂生虽然 6 岁就已上学,却屡次留级,喜欢打乒乓球收心后,专业成绩也跟着好起来,为了儿子的前途考虑,符和京托朋友将他转到海口九小,还加入了乒乓球专业校队;后来又进入海南华侨中学,球技更是突飞猛进,符遂生初一的时候,他在全校已然没有对手。

1960 年对于符遂生来说是难忘的一年,这年 8 月他代表海南侨中参加海南中学生乒乓球锦标赛,获得男子单打、男子双打和男子团体三项冠军,不仅在当时海南的乒乓球界引起不小的轰动,更引起了专业体育院校的注意。

符遂生说,当时国内有“五大体院”之说,北京体育学院也想要他,但考虑广州离家近一些,而且又是自己母亲的老家,他最终选择了广州体育学院。

1959 年,容国团夺得第 25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冠军,这是新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世界冠军。符遂生说,容国团那时可谓是全民偶像,就是广州体院走出来的,这也成了他报考广州体院的一大动因。

在顺利成为广州体院的预科生后,符遂生不仅亲眼看到了偶像容国团回母校示范打球,他自己的球技也有了更大的飞跃。1961、1962 年符遂生连续两次获得广州体院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冠军,1962 年还作为主力队员代表广州体院参加广州市大学生运动会乒乓球比赛并获得男子团体冠军,可以说他在乒乓球界的前途一片光明。

1962 年符遂生顺利拿到广州体院的预科毕业证书。

专业体育院校毕业的符遂生回到海南并不难找工作,他先后几个中学当体育试用老师,还能手握心爱的球拍。但父亲认为这终非长久立身之技,希望他跟着自己学医,但符遂生对从医并无兴趣,尝试了几个月就宣告放弃,最终他被送入海口劳动大学机械制造,乒乓球的世界似乎离他越来越远,到 1966 年的时候,符遂生已经准备收拾行李去上海继续深造了。

## 乒乓劫

### 动乱中的逍遥派

1966 年,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爆发,海南也无法置身漩涡之外,符遂生的上海之行自然告吹。当时海南两派红卫兵搞活动,符遂生的乒乓球技远近闻名,两派都想拉他加入,以状声威。

符遂生则抱定一条原则:无论哪派邀请他打球,他都来者不拒,但不选边站队。因此尽管出身“不好”,符遂生却能在动乱的年代凭一技之长成为“逍遥派”,甚至还环岛打起循环赛。

而在 1966 年 10 月 1 日国庆节,符遂生更破天荒地作为海南的代表来到北京,接受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当时劳动大学选了 10 个代表,其他 9 个都是贫下中农出身,只有我 1 个不是。”即使在那段大串联的岁月,符遂生依然带着他心爱的球拍,每到一处,既看风景,也和球友切磋球技。

1968 年符遂生劳动大学毕业后被下放到琼中农村,跟他同一批去的年轻人中有一个叫薛布聪的,后来就跟着他学打乒乓球,两个人的友谊延续了近半个世纪。

本以为要在农村度过漫长知青岁月的符遂生却再次因为乒乓球而改变命运,当时他们是归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管理,因为球打得好,符遂生很快就离开了琼中,成为兵团的主力球手,“当时兵团成立了专业乒乓球队,配备了两个保健医生、专职厨师和营养师,还有两辆专车,吃的很好。”

符遂生也确实不负众望,1972 年至 1973 年三次获得广州军区兵团乒乓球优秀选手精英赛男子单打冠军,1972 年 7 月他还作为主力队员代表广州军区兵团参加中南军区乒乓球赛并获得男子团体冠军。符遂生有一张珍藏的老照片就是上世纪 70 年代他取得一次单打冠军后和母亲在海口市人民公园的合影。